

张锐锋作品集

船头

张锐锋 / 著

在古老的城墙上巡梭，脚步被时间的力量托起，仿佛一个年代久远的被人遗忘的神，飘动在云头上。前面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我的家乡的小镇，一座古老的城池，一个存储了多少个时代的密信，需要寻找与之匹配的化学配方，使之显现文字，并阅读它。

火车

宋的笔

船头

夜半

月亮

南风

升与降

关东偶

石御御道

小镇的精灵

蓝度

像好，银杏树

波光

神的山

黑暗中的笑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东方出版社

张锐锋作品集

船头

张锐锋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船头 / 张锐锋 著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3.6

(张锐锋作品集)

ISBN 978-7-5060-6491-0

I. ①船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7790 号

船头

(CHUANTOU)

作 者: 张锐锋

责任编辑: 姬 利 王丽娜

书籍设计: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.75

字 数: 218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6491-0

定 价: 36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目 录

火车	__ 001
深的红	__ 021
船头	__ 041
彼岸	__ 076
布景	__ 091
南风	__ 107
升与降	__ 131
失乐园	__ 177
石砌御道	__ 208
小镇的精灵	__ 212
速度	__ 216
你好，银杏树	__ 220
波光	__ 229
神的山	__ 235
黑暗中的笑声	__ 240

火车

骚动、激情、场景的钢铁组合

a)

鸣——鸣——鸣——呜呜——

我曾经听到过的最低沉有力的声音，跟随着时间的曲线，逶迤来到。我从来都相信，我只是听到了这一声音的一部分，更多的，是埋藏在钢铁里，埋藏在表面涂了一层沥青的长方体轨枕之下的夯土基座里，甚至在更深的深处，在那里，黏土和岩石彼此交错，已经消失了的、烟波浩渺的时光正在凝聚、变得更加坚硬。

它是用钢铁和火焰打制的声音。它从强劲的蒸汽中喷发而出，因而更像怒吼——鸣——鸣——呜呜——呜呜——

很多时候，火车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，我总是看到司机以忧郁的眼光射向前方。没有什么人像他那样，能够看到无穷无尽、永远也走不完的路，而且那狭窄的道路被限制在两条平行线之间。也没有什么人像他那样，能够看到最大的空阔、最大的虚无，这空阔和虚无不在后面，而是不断被穿越。有意义的形象，都包含在火车喷出的浓密烟雾里。无法判断出年龄的司炉躬着腰身，用大锹铲着煤，不断地投向喷吐着火焰的

炉膛，炉口上的挡板不断地像折扇一样打开，里面的火光一下子喷吐出来，将他的面庞及浑身照彻，司炉的整个人形就像铁匠从火焰中抽取出来的铁件，红到接近透明。很长时间，我都想不通，为什么司炉走进炉口时，那挡板会自动打开？火焰敏感地看见了司炉的靠近，并自动配合一个人的动作？还是火车本身就是一个魔术？火车司机的表情似乎永远是模糊的，好像他所用的力量将自己本来的面孔扭曲了、撕裂了……他的脸上，不过是一些碎片的粘贴，一会儿被火焰点亮，一会儿剩下了灰烬，被扔进了黑暗。

b)

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，也许刚刚学会走路。我已记不得那时的年龄，但我记得与我的年龄相匹配的周围的事物。我家的街门立在村庄的中心，凹凸不平的石阶下面，是被雨水冲刷形成的有着像树叶上的褶皱一样的乡村街道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一点点挪动到街门口，我发现了，那么多的大石头向下一层层伸开，将我托到了高处。其实在多少年后重新回到那里，发现街门并不是很高，观察、发现原是取决于自己身体与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，这种比例的调整将可能把原来的感受涂改掉。我站在石头上，觉得自己的双脚像生了根一样，因为我感到了石头的稳固，以及石头之下土地的稳固。

我正是站在那里看到了火车，感到从远处渐渐推到脚下的一阵微微震颤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一样有力量的东西，否则它怎能撼动缔造台阶的大石头？况且我的双脚还压在台阶上面。我从村庄远处高地上的两座倾斜的屋顶之间，一个并不宽大的空隙里，看到长长的火车疾驰而过。它拖着尾巴一样的黑烟，高高的烟筒超出了屋顶，极像是屋顶上的烟筒从它本来的位置上移动到了别处。

在夜晚，我看到的是另外的样子：

先是从屋子的一面射来一束强光，使两座高地上的房子之间呈现出

一个发亮的空间，仿佛那光是其中的一座房子放出来并投射在另一座房子上。接着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那片幽暗的天幕被一个黑的庞然大物遮挡，一种气势不凡的恐怖牢牢抓住两个倾斜的屋角，好像整个天空都暗了下来，失去了最后微光的支撑。实际上，情况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改变：一个接一个的等距离的灯，排成一条直线，颤动地，从黑色的天际线上滑行，匀速地滑行。

我知道，那是火车的窗口。每一盏灯的后面，都有着至少一个人，或者许多人，他们的脸庞上有着各不相同的表情，冷漠的、热情的、若有所思的、愤怒的、压抑的、麻木的，或者轻松自在的表情，面对着不同的方向。他们也许在交谈，但是一切言语都是一些被车轮和铁轨撞击后产生的细碎火花，在均匀的节奏中不断地归于熄灭。

那些等距离的灯，好像是为了见证那些曾经熄灭的东西而亮着，直到从两座房屋之间的空隙中消失，剩下了原来的幽暗。一切都没有带走，一切都剩下了。剩下了原来的房屋、原来的天际线、原来的村庄、死一样的静寂，以及我脚下的石头台阶、背后的街门。夜雾从窄窄的、弯弯曲曲的街道上缓缓涌来，一点点地上升，好像一个轻松、似无所指的比喻，遮住了、涵盖了白天和夜晚不断涌现的一连串形象。

c)

有一天，我见到了火车。或者说，我在距离很近的地方见到了火车，我已经听到了它的呼吸、它的心跳。

那一天，我记不清白天还是夜晚，它似乎已经在时间中消散，实际上是白天和夜晚混合在一起，更浓烈地汇聚了。它将一个巨大的、让人难以摆脱的事物从朦胧中凸现出来，它已经占据了许多日子应该占据的位置，使我们的光阴留下空缺。我就在空缺的边沿站了很久，父亲就要登上开往县城的火车，他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一节车厢的踏板。因为月台的高度遮住了车轮，从我的角度看去，整个列车就像是一个又一个房子，

它们排列得那么整齐，发绿的、陈旧的颜色，和远处的庄稼地的秋天相似，世界完全像一个完整的、气氛一致的、带有忧伤味儿的乡村童话，它的讲述者却站在淡蓝色山廓的背后，微弱的声音让轻轻的风放到我们耳边。

我看着父亲的身体先是呈一个斜角，被车厢的边框遮住了一部分，直到慢慢地隐没于车厢。我哭了，我那时是多么不想让父亲离开，然而他还是进入了那排房子。我看清了，在长长的房子的最前头，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正在不安地等待着，它不停地发出巨大的喘息声，排放出浓烈的白色蒸汽，将我的视线遮断。

火车很快就开走了，将一个原先的世界重新交给我们，一切变成了我所熟悉的：

红色信号灯 一道长长的坡 石头砌筑的墙体上的不规则
的花纹 旁边玉米地里的弯弯曲曲的小路 玉米的干枯的穗
铁道线的无限延伸 村庄的寂静 炊烟正在风中一点点上升

火车的声音一点点变小，最后像雷声那样隐隐约约——这样的语言原是单调的，却由于它的远去而丰富，它和所有的我看到和不能看到的事物结合起来，渺茫一片：

嗡嗡 嗡嗡嗡嗡
嗡嗡 嗡嗡嗡嗡

就像昆虫的颤动的羽翼，这是火车在一个下午留给我的最后声息，其中有我父亲的呼吸。

d)

乡村土路上的马车、牛车、钉满蚂蟥钉的车栏以及有着太阳光线一

样轮辐的车轮，在泥泞中行进。牛的犄角，马的飘动的鬃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，却与同样人工打制的车，联系到一起。骏马的飘忽、速度感和牛的稳定、迟缓、有力……同样被固定在一种刑具上，它们被套上绳索，被戴上铁嚼，被车夫的手牢牢控制。

驴车则是另外的样子，它拉着一种为它特制的比较轻巧的车。人们根据驴子的力气在车子的比例上作了调整，看起来好像是上帝的一种精心安排。儿童喜欢一个缩小了世界，那时，我就天然地喜欢驴车，它的存在理由似乎更易于被理解。我最不能忘怀的是，在一条河边的小路上，一辆驴车从远处逶迤而来，就像是一个愈来愈近的、按照我自己的意图编织出来的寓言。我不知道它的确切意义，也不知道它在生活中的样板在哪里，但我能够感受到它的覆盖，能从它处于天空下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，推知它的来由在最深邃的、我所不知的地方。实际上，每当这一时候，我的心就怦怦地跳，就感到血液在汹涌，似乎我是作为一个宇宙的旁观者，发现了它的秘密。

一次，我在秋天的旷野里，寻找收割之后掉在地上的玉米。我的旁边，是一个用柳条编织的粗糙的箩筐，呈弧形的筐挎，已经被我的臂弯磨得光滑，露出了木质的细腻纹络。以前很长时间了，我不知来到这里已经多久，箩筐里还没有一粒粮食，在那个饥饿的年代，收割者是十分细心的，他们已经以最大的耐心将地上的东西收拾干净，只剩下一些零乱的、已经干枯的叶片和故意扔在地头的秸秆。绝望像早上的雾气一样上升，我的目光毫无目的地投向远处，在空空的四个方向上，没有我可以寻找的事物。就在这时，从远远的淡蓝色的山顶画出的曲线轮廓下面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黑点。能够感到那个黑点正向我站着的地方缓缓移动。我想，那个黑点是什么？如果从白云飘动的地方俯瞰，那一定像一个从前出现在高粱宽大叶片上的甲虫，它正在沿着湿润的叶脉爬向锯齿状的边沿。隐约地，几声细小的但有着强大穿透力的歌声，正从那一黑点里发出，它在千里无碍的原野上扩散，渐渐地充满了整个空间，仿佛此时此刻就在我的头顶盘旋。

歌声愈来愈大，然而接近我的速度是缓慢的，黑点也渐渐地显出了自己的粗糙、简单的轮廓，我看清了，那是一辆摇摇晃晃的、在小路上曲折行进的驴车。它开始慢慢占满我的视野，世间的一切由于一辆驴车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。

一位充满儿童气息的作家曾亲切地指着驴说：“这只长大了的兔子。”这是多么贴切的比喻，它的形象正是这样。只是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在寓言里，兔子是纯洁可爱的原型，它被寄予了一尘不染的、脱出世俗的愿望，和对于弱小而美好生命的怜悯之情。驴就有所不同，更多的人们愿意将它视作愚蠢的实证——性质相同的事物，在长大和未长大的形象之间，存在着天壤之别，人们的目光在比例关系上失去了平衡。

事实上，驴子从没有因他者的评价而改变过自己的生活，也不可能改变。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。它必须拉着沉重的车子，在车夫悠闲的歌声中付出劳役之苦，它的喘息声和车轮的轧轧声见证了漫长道路上的每一坎坷，也在漫长的光阴里感受着一切事物的重力、悬在头顶的皮鞭的威胁和永无休止的劳动的寂寞。

然而，这些都是火车的原型。它们有着同样的功能同样的车轮，我看到火车那巨大的红色铁轮，就看到了马车、牛车和驴车的面孔。让我感到惊奇的是，马匹、驴子和牛被巧妙地隐藏起来，它们一定是藏在了厚厚的铁里，被重重包裹起来，它们不仅被奴役，还被投入到铁制的牢房。

e)

一年前，我在俄罗斯远东一座城市的车站上，看到了火车。我头脑中的火车，绝不是现在运行于铁路线上的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，它们没有烟筒和烟筒上的浓烟，没有粗糙、质朴的外形，只留下了干净的外表。只有那种带有原始野性的、拖着长长的浓烟的、不时发出低沉、浑厚的汽笛声的蒸汽机车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才真正称得起火车——它从来都是和火联系在一起的，火的炽热、活跃、猛烈、气魄、力度以及火的灵魂，

从各个方向加于一个巨大的钢铁躯身上。

我在火车前停下了脚步，我看到了从前的一幕。一台退役的、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火车，停放在前面，它仅仅是一个展品，仅仅供我们阅读。然而它代表着过去，一段永远失去的时光。曾经停在故乡小站上的火车，和我眼前的这一辆有什么不同？横亘于漫漫时间里长长的圆柱体，上面盖着几个黑色的帽子，好像唐·吉珂德时代的骑士，深藏于头盔和面具之中，他们的面容隐匿了，只将自己的象征物放在表面，让人们的视线抚摸。

我更愿意将火车与家乡的马车、牛车和驴车归于同一类型，它们都是为了将沉重的物体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它们都拥有形体、速度、力量、滚动的车轮和无限延伸的道路。还有它们的身体结构，都有奔腾的血液和跳动的心脏以及试图挣脱束缚的渴望。火车躯体上那些扭结、缠绕的各种铁管简直就是那些牲畜皮肤上凸起的青筋和血管的写照，只不过它是用烈火中锻造的钢铁书写的。相似的是，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使者，是上帝差遣来的，火车则更多地借用了深埋地下的矿物和人的双手。然而，它们都是历史的暴风雨敲打出来的形象，被许多个世纪砍削，几乎剔除了所有多余的部分，留下了时间的精华。

至少在公元1世纪，希腊人就已经设计出了最早的蒸汽机，1698年欧洲人就获得第一个蒸汽机的专利权，在18世纪初人们开始用它来抽取煤矿坑道里的积水，一百多年后第一台蒸汽火车在英国诞生。我们遗忘了过去。小学教师严肃地告诉我们，一个叫做瓦特的人从开水壶盖上看到了蒸汽机的雏形，它就像牛顿的苹果落地一样，成为几个时代炉火边的童话。火车经过至少十几个世纪的发育、成长，才拥有跨越人间的速度和力量。在远远的地方，重新看待童年的火车，人世沧桑汇聚其中。我想到了在消失了的时光里的虚幻场景：我在放学的时候，总是看到火车从高高的路基上飞驰而过，轰隆隆的，是我脚下的土地不停地震颤。它一会儿排出多余的蒸汽，仿佛让整个世界覆盖大雾，一些路旁的信号灯、标志牌和其他，都在瞬间被雾气吞没。一阵长长的汽笛从迷雾中放射出来，

让人心魂荡漾。火车的一扇门似乎永远敞开着，它从不关闭，似乎是为了让过路者能够看清烈焰闪耀的炉膛，司机总是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探出头来，脸上的神秘表情和所驾驭的庞大机器相互映衬，好像我们亲眼见到了藏在万物背后的上帝，它带来了一个人间的重要节日。

更多的时候，那么多人在为这个节日做准备：在铁路和乡村道路的交叉处，一座小房子里永远守候着一个人，他随时准备在火车到来时放下两侧的栏杆。栏杆上涂着黑白相间的颜色，打扮成竹节似的样子，又像是斑马花纹的移植。每当到一个时刻，小房子的房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，一个神秘的人物出现了，那是火车来临的前兆。那个人总是一副从容不迫、宠辱不惊的神情，然后将铁路旁边的栏杆轻松放下，行人们在栏杆前停了下来。在另一个地方，另一座小房子里，则有人匆匆出来扳道岔，一双粗糙的手放在一根操纵杆上，它决定着火车将走向哪一条道路。我总是不能忘记在铁路边撒满细碎石子儿的小路上，巡道工手里拿着一把小铁锤，不停地在铁轨上敲敲打打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仿佛是为即将到来的火车演奏前奏曲。月台上的人们早已等待好了，手拿信号灯、穿着一身铁路制服的人不安地走动，宽宽帽沿下的眼睛一直注视着火车到来的方向。

f)

我曾在地上用树枝画出火车的形象。显然，我还不能很好地掌握它的每一部分的比例尺度。在我看来，一幅火车的肖像不能画在任何一张有限的纸上，因为它太长了，太庞大了，它应该被天然地放置在辽阔的地上，只有厚厚的土地能够承受它的重量。

我歪歪扭扭地画着，冒着烟的车头，前面有一个大大的灯，它的光芒足以覆盖所有的道路，完全穿透被黑暗笼罩的整个夜晚的长度，使所有的事物在火车到达之前就能现出真形。一个携带着力量的圆柱体，车灯被放置在圆形断面的最中间，这是最为合适的地方。驾驶室是简陋的，

看起来像瓜田里临时搭建的三角形草棚，这样更适合经常搭着一条毛巾的火车司机居住，窗口里只能画出他的脸——这让人想到小人书里的古代武士或游侠，他们的怀里必定藏着威力无比的暗器。

我的线条是简单的，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将一个立体的形象打造出来。它只能描绘边界、轮廓、骨架，其他的，都在空白里，在地上的泥土里。

不远处是另一种工业时代的产物，在沙石公路上，汽车的鸣叫显得软弱、病态，其尖叫近于呻吟，带着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找不到频道似的那种沙哑的、无奈的叫喊。事实上，那些疲惫不堪的汽车经常停下来，进入甲壳虫那样的假死状态——为了逃避某种来自外界的惩罚，显露出一眼可见的本能里隐藏的小小智慧。汽车司机狠狠地、咣当一声推开车门，从高高的驾驶室里跳了下来，手上带着油腻腻的手套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向轮胎踢上一脚，发泄自己的不满和经常感到的失望情绪。接着，他们开始拿着千斤顶和大扳手，钻到四个轮子下面，忙着拆卸什么，车底发出一阵金属碰击的声音。

不论是火车还是汽车，它们都是马车、牛车和驴车的替代物。在我的身旁，几个、甚至十几个世纪，甚至更长的时光，交织在一起。那些人类失去的时代，总是有一些微弱的光线投射到现在的事物上，形成一些忽明忽暗的斑点，我们只能从具体的、人工制造的物质形象上辨认来自悠悠岁月的斑斑锈迹。

g)

在乡村的空地上，挂起了一块长方形的白布，公社的电影放映员正在忙着将圆盘状的铁盒子搬到自己的身边。一个简单的放映机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乡村里的人们从自己家里出来，带着木凳，孩子们早早就聚集在这里焦急地等待，雪亮的电灯悬挂在一根木杆上，人们的眼睛还不太适应它的亮度，一些老人像在太阳底下那样眯着眼，回避着它直射而来的锐利光线。

这时本来已经到了乡村里寂静的时刻，可是一块被风吹得发出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的声音的白色幕布，汇聚了几百个人的视线。忽然，人们的期待被一道白光照亮，从放映机的镜头上推出了方形的光，铺平在银幕上。人们骚动起来，那个发亮的方形并不稳定，反复挪动着位置，调整着自己的边界，直到覆盖了整个银幕。孩子们发出欢快的尖叫，充满好奇地将自己的头深入到光柱里，空白的地方立即出现了一些影子，他们的小手伸出来，光将一切置于其中的东西放大了，变成了孩子们不能相信的另一种事物。这是乡村发黑的墙壁上夜晚的游戏的重演，老人们常常在一盏煤油灯旁边将骨节粗大的手伸出来，给孩子们变兔子或狗、狐狸……动物的形象来源于手指，被灯光投射于墙上，神话的河流、童话的河流从此发源。

高悬的灯熄灭了，瞬间陷入创世之初的黑暗。人们揉着眼睛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期待到了最后一刻，尖锐的口哨从年轻人的唇间发出。来自铁路小站的工人显出了优势，他们亮起了手中用来和火车联络的信号灯，红色的光柱穿透黑夜，在空中不断划出直线。银幕亮了起来，电影开始了。一切乱哄哄的前奏消失于音乐和熟悉的图像。那时没有更多的影片，只有几部磨损了目光棱角的旧片，不断重复放映。内容大约是英雄和叛徒的周旋、敌人与战士的较量、一眼就可以看穿的蹩脚的阴谋、从一开始就能猜到的每一个情节、直到结尾都一直在儿童的预料之中的简单悬念、几个化简了血肉的脸谱、一些被人们差不多能够背诵的台词……然而习惯于枯燥生活的人们，仍然津津有味地反复品尝其中的发霉滋味。

重要的是，人们似乎在参与着往昔的神话，它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寂寞日子里的悬念之一。孩子们更是如此，他们的全部生活的意义仿佛就是为了等待一场已经看过多次的电影。实际上他们还不能理解电影里的人物所做的一切，不知道人间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戏剧。他们能够想的，也许是自己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能够做的是放弃思考。在银幕上，有时也会出现火车，但是展现火车的时候，伴随着人的搏斗——一个人

偷偷地爬上了火车，将一个炸弹安放在火车车厢上。火车是不知道这一切的，它仍然在轰隆隆地转动着车轮，像钢铁风暴一样席卷这地上的尘土，携带着长长的车厢和我们难以计算的货物重量，驶向自己要去的地方。我们几乎不能相信，这样的火车怎么能被一个小小的炸弹毁灭？然而事实就是这样，炸弹已经放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，等待着保卫者的寻找。

其实，这一影片已经放映了很多遍，从电影的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出关键所在，可是那个勇敢而愚钝的公安战士就是看不出来，让许多人急得直搓双手。我们也知道那个炸弹不可能爆炸，火车也必定安然无恙，可是我们仍然为火车捏一把汗。接着出现了公安战士与敌人搏斗的场面，他们在车厢顶部翻滚，双方都试图掐住对方的喉咙。整个放映场地上的观众都寂静下来，好像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一样。只有放映机发出的“咔咔”声响和电影里两个人扭打的声音，伴随着火车的不朽节奏。

在最紧要的关头，画面上出现了一片黑色斑块，斑块渐渐扩大，上面的人被一点点扭曲。最后，从扩音器里发出了“呜——”的一声，仿佛是那种坍塌了的声音，很快归于沉寂。灯光重新亮了，人们还没有从悬念中脱拔出来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有人喊：片子烧了……许多忠实的观众忽然醒悟，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，原来是被虚假地预先放置在一些胶片里的，我们的眼睛一直受到早已设置好结局的一连串虚像的欺骗。

我们也在小人书里看过火车，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——游击队经常将侵略者的火车炸毁，或者将火车上的军用物资、粮食和衣服运到我们的地方。可是，常常能够让我迷醉的，仍然是那些火车，奔驰的火车，有着奇特外形的火车，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火车。它的力量产生于层层钢铁包裹着的神秘心脏，它从不越出自己的轨道，也从不感到疲倦。

h)

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火车成为这一紧邻铁路的村庄生活的重要事件。我们的生活已经与火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村子里身强力壮的年

轻人组成了装卸队，到火车站装卸货物，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生活收入。在物质贫困的年代里，人们能够凭借力气换取生活必需品已经是一种幸福。火车到来的时候，架在一根高高的木杆上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呼喊人们的名字。很快地，仿佛是一次军事行动，人们迅速肩扛大铁锹，涌向那条唯一通向车站的陡坡。

他们看上去像一堆破破烂烂的垃圾，每一个人都歪戴着脏兮兮的帽子，腰里勒着一根绳子，就像是庄稼地里的秸秆捆子，嘴里哼着小调，步伐松松垮垮。实际上他们的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破衣服里包藏着的就是铁一样的肌肉。乡村里羡慕的目光不断投向他们，青春的激情将在超强度的劳动中平息下来，这是火车给他们带来的唯一安慰。

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他们的劳动场面。我从离村庄大约 5 华里的一个小镇返回，看到装卸队的人们正站在煤台上堆积的高高煤堆上，一锹锹乌黑的煤扔向停在那里的货车车厢。黑色的煤尘就像乌云一样，笼罩在他们的头顶。他们的姿势更像一种原始的、野性的舞蹈，集中了悲壮的历史韵律，那种方形的铁锹从底部扬起，在瞬间高过头顶。粉状的煤像一个个凝聚不散的方块落到车厢里，形成一个个尖顶。他们的每一锹都是那样精确，都会飞向预先安排好的位置。他们的姿势起伏，好像节奏固定的机器，手臂像曲轴那样充满力量，每一个过程周期都切中设定的时刻，齐整、干脆、决绝。

然而，他们几乎不说一句话，只有喘息声从不断扬弃的头颅里短促地发出，仿佛是火花在燧石之间的迸射，似乎积聚了全部肌肉里的力度从一股股气流里释放出来。我被这样的劳动场景深深地吸引，躯体的血液在奔涌。多么渴望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，汗水顺着额头像檐雨一样流下，在充满煤尘的脸上划出种种图案……一种对于力的崇拜，对于青春的折服，将痛苦、寂寞的劳动推向虚幻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从车站归来。他们满脸煤尘，只有牙齿和眼球露出的白与整个脸部形成巨大反差，一个个耗尽力气的人，将自己的力量和激情一起扔进了车厢，被火车拖到自己所不知之处。剩下的是，

沉重的步履拖着几乎可以发出响声的铁镣一样的暗淡影子，摇摇晃晃地走下长长的坡，隐没在炊烟交织的农家土墙背后。木质的、陈旧的街门闭上了，暗夜即将来临，灯火将把他们的黑影投到粘着细腻黄土的纸窗上……火车的鸣笛不会将熟睡中的人们的鼾声打断，一个沉入子夜无限寂静的村庄已经习惯于把火车喷吐的浓雾，纳入自己寒冬梦境中的温暖火焰。

i)

树叶一样的绿色彩釉，动物尾巴一样的长长车厢，蜈蚣一样无数的脚——车轮支承着庞大的躯体和重量，火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从我们身边掠过。我们感受到它的强大的吸力，好像要在一瞬间将我们的灵魂摄取到它的钢铁里。有时，一列货车上，那些装满粮食的麻包整齐地堆砌，就像一个笨重的车头拖着整整一堵城墙，把对面的树木、庄稼和野地里劳动的稀少的几个农人，阻隔在世界的另一边。“脊椎动物的尾巴暗示着生命成长的潜无限性”，歌德这么说过。火车正是生命本身的一个有力比喻，以它的形象、速度和它的强大外表，说出它对我们的独特理解。

在那个年代，我们看到的火车成为流浪汉的天堂，一群十几岁的孩子，乌黑的脸和手，经常藏在一个个麻包的背后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或者到他们想到的任何地方。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，也没有人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。我们的眼睛只要看到火车，就可能看到他们，好像他们也许来自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或者来自天外，因为铁路线无限伸长，谁也不知道它究竟通向哪里。我们有时来到火车旁，就可能突然看到哪一节装载重物的车厢里跳下一个人，仿佛从天而降。他们完全能让我们想到小人书上讲述的游击队形象，在火车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能随时出现。

货车在很多时候为一些无钱买票的农民提供免费旅行的机会，他们的办法并不高明却能够屡屡得逞。一般地，他们是在列车刚刚开动时攀